

日前，新东方教育发布《2023中国留学白皮书》。《白皮书》中调研数据显示，25岁及以上出国读硕博意向人群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在职人士希望通过出国留学提升学历、增强就业竞争力。辞职留学有哪些考虑？再返校的体验如何？本报记者采访了几名工作后留学的中国学生，听听他们的经历和想法。



王鑫慧（前排左二）在荷兰留学时和同学一起庆祝春节。

受访者供图

为二次择业，他们辞职去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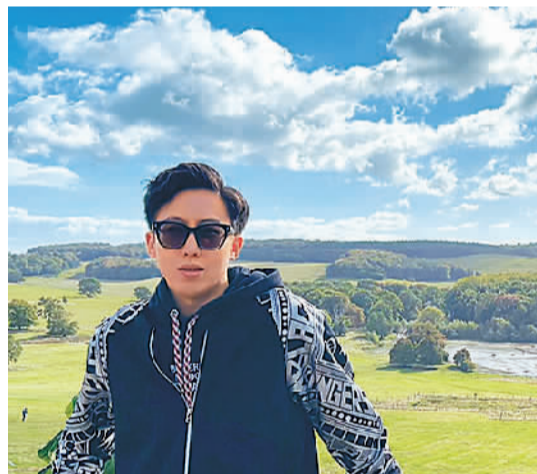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周姝芸

提升个人竞争力

在计算机领域工作3年后，刘宇决定去美国攻读新的研究生学位。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目前的公司。逐渐适应工作后，我感觉每天做着重复的事情，职业上升的空间也很有限。”刘宇说，“通过观察职场前辈的发展路径，我思考着有哪些提升自己的方式。我认为互联网行业的纯技术岗发展有限，如果能懂些管理知识，则更有个人竞争力。因此，我申请去美国读商科提升学历背景，也能拓宽求职方向，迈上更广阔的平台。”

无独有偶，在上海工作近2年后，胡珈源去年踏上前往英国的留学路，攻读知识产权法硕士。胡珈源坦言，辞职留学主要想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出国前我在律所工作，工作中常用英语写作法律



胡珈源在英国留学时留影。 受访者供图

文书、交流沟通。我想，来英国进修知识产权法，不仅通过课堂的听说读写训练提升英语水平，还能学习知产前沿的知识。”

王鑫慧在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对于英语学习环境，她有相同感受。王鑫慧说：“出国前我在研究院和医院分别工作过，其中需要用英文阅读大量期刊、举办会议，国外的英文环境对提升科研工作能力确有帮助。同时，留学时我能接触到国际化的学术理念，不同思维的碰撞更能生出启发。”

新生活新机会

曾在外企工作的赵伊楠去年辞职后准备出国申请，并拿到了心仪的录取信。赵伊楠说，虽然身边人并不完全理解她的决定，但她有自己的想法。“我原本的工作薪资、环境都不错，是许多人羡慕的‘好工作’，但辞职留学不能单纯用投资回报率来考量，我喜欢创意，想转行去做广告，出国留学给了我第二次选择职业的机会。”

赵伊楠提到，留学并不仅仅是拿一个新学位。“工作之后，我明白职场不仅需要硬实力，还需要软技能。留学时能认识更多同学、行业内的前辈，积累人脉。日后，我们可以互相分享信息、寻求合作，这是人生的一大财富。”

“从现实角度考虑，留学后就业能再次有应届生的身份，参加校园招聘，其中包含很多优质职位。”刘宇说，“我申请的研究生学制比国内更短，付出的时间成本低，不会与职场脱钩太久。况且，留学生身份也能帮助我回国后在一线城市落户。”

对刘宇而言，工作后留学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刘宇说：“上大学时，我其实一直有个留学梦，想要出去看看、拓宽视野，但留学的花销并不低。如今，我已经有一些积蓄，可以不给家里增加

负担，靠自己实现留学梦想。”

胡珈源则谈到，重返校园的自己会更加珍惜上学的时光。他说：“我想好好利用在国外的机会，多走走、尝试感兴趣的事，给留学的日子留下美好回忆。”

少了些“玻璃心”

受过职场的训练，胡珈源对留学生活的安排更有规划。他说：“工作时我的时间管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现在更清楚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每天都过得比较充实。由于此前接触过法律实务，我发现在学习时知道自己需要接受哪些信息、提升什么能力。我已经明确了毕业后回国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因此也时常关注国内相关领域最新的法律案例、文章等，让自己不和平庸脱节。”

“以前我是个‘社恐’，现在不再像本科时那么在意面子了。”刘宇自我调侃说，“商学院有许多社交活动，现在在讲座、聚会上，我会主动上前介绍自己，和对方交流行业信息，在职场社交的网络平台我也联系了一些校友，向他们征询实习机会，即便被拒绝我也不因此沮丧，少了些‘玻璃心’。”

“工作经验让我的读博心态更平稳。”王鑫慧说，“由于有过实践经历，我更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以及目标的达成路径如何。有时遇到工作任务冲突，我可以比较成熟、妥善地拒绝。再者，经历的事情多了，我的抗挫折能力也变强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较快调整好情绪，做科研嘛，得慢慢来，急不得。”

王鑫慧在荷兰加入了中国学联，解锁了很多新体验。“今年在荷兰恩斯赫德，我作为执行导演组织策划了新冠疫情后的首次线下春晚，这次晚会还来了不少荷兰友人，大家热情似火。工作后再次投入学生活动，我感受到满满迸发的青春活力。”

岐阜小城烟火人间

杨映轲

在前往日本前，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书本的介绍，以及柯南、哆啦A梦等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我访学的地点是日本岐阜县朝日大学。岐阜，一座低调的城市，它不像东京、大阪、名古屋那么举世闻名。不过，在踏上岐阜的那一刹那，我立刻感受到了这里的与众不同。

岐阜有一种古老而静谧的美，四周群山环绕，路上行人三三两两，鳞次栉比的老式房屋，纵横交错的阡陌小巷，透露出悠然生活气息的餐厅酒馆。这种场景很像我的家乡云南，我立刻对这里感到亲切起来，心里也泛起了些许思乡的涟漪。

在游学的时间里，我有幸拜访了岐阜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杉山幹夫。杉山先生特别准备了一次隆重的座谈会，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中国40多年的不解之缘。杉山先生已经有96岁高龄，但只要在岐阜有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他都会第一时间前往。得知我们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交换生，他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和我握了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你好，欢迎来到岐阜。”我们还留下了一个约定——杭州是杉山老人来到中国的第一站，今年的亚运会也



作者在日本朝日大学向师生做自我介绍。

作者供图

在杭州举办，杉山老人说自己今年要重返杭州，我们相约彼时再见。

拜访完杉山先生后，学校老师带我们前往了岐阜公园，此时正值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公园里随处可见斑点绿色，一片生机盎然；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古树苍天，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公园一隅，宛若置身江南水乡。

在岐阜访学，我最期待的是和大家一起用餐，那时有机会和老师、同学深入交流。令我没想到的是，日本同学告诉我，闲适、惬意只是岐阜小镇的外表，人们的生活节奏实则迅速。有意思的是，和日本同学交流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因为我们都不太精通双方的语言，词不达意时会借助肢体语言进行表达，这也是最原始的沟通方式，而当对方领会到对方的意思时，彼此会心一笑。我们谈论了学业规划、人生理想、兴趣爱好等话题，日本同学很喜欢熊猫、长城、旗袍这些中国元素，他们也向我介绍了风靡流行的棒球运动，带我参加了每周举行的校园音乐节，我还体验了相扑运动。

离别之时，千思万绪语还休，离情别意在心头，愿与岐阜小城有缘再会。（作者系北京大学护理学院赴日本朝日大学交换生）



从地铁站名了解新加坡文化

柳恒爽

初到新加坡的留学生常常会留意到这里独特的地铁站名：有的站名明明是字母单词却并不像英文（如Ubi），有的站名乍看像汉语拼音却并非汉语（如Sengkang）……若对新加坡的自然人文概况缺乏了解，这些站名或许还会给留学生带来迷路困扰。

地铁所经之处往往是城市中客流量大、重要性强的地点，因而地铁网络是了解城市自然风貌、人文社会的一扇窗口。新加坡地铁自1987年首条线路通车至今，现已贯通5条线路，分别为红线（南北线NS）、绿线（东西线EW）、紫线（东北线NE）、黄线（环线CC）与蓝线（市区线DT）。站名中，词源为英语的约占一半。其余站名分别源自马来语、汉语、阿拉伯语、印尼语等语种，更有部分名称由英语、马来语与汉语两两混搭而成。

英语和马来语站名

英语和马来语作为新加坡地铁站名的主要语种，折射出马来土著史和英殖民史对新加坡语言文化的深刻烙印。以1819年英殖民者莱佛士（Raffles）登陆新加坡为界：此前，新加坡为马来原住民的聚居地；此后，新加坡被英国殖民长达一个半世纪。最早通车的红线和绿线即有一站名为Raffles Place（莱佛士坊）的换乘站，紧邻当年莱佛士登岸所在地，是这段历史融入当地生活的有力见证。此外，约半数英文站名多是新加坡建国后推行英语的

产物。
闽方言为主的汉语站名

新加坡自古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我国南部沿海往来频繁。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我国福建、广东一带出现的持续大规模人口南迁“下南洋”，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国家——其华人比例至今依旧很高，远多于马来裔和英裔人口。

现有的汉语站名中，12个为闽语发音的罗马化（如Sengkang盛港），4个为普通话拼音（如Simei四美），1个为粤语发音的字母转写（Tai Seng大成）。这不由引人深思：汉语站名为何多用闽方言？

原来，新加坡初代华人移民多为潮闽籍的闽语使用者，这种华人结构大致形成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英殖民时期。当时的殖民政府为开发新加坡，从中国华南地区引入了大批劳工。19世纪末的新加坡华人中，讲闽语的福建、潮州人最多，粤语人口次之，客语区的梅州客家人口最少。今天，新加坡地铁站名的方言分布仍能隐约对应当年闽、粤、客三大方言区的人口数量排序：闽语站名12个，粤语站名1个，暂无客语站名。

为何新加坡地铁还会有拼音站名？这与李光耀先生1979年前后为团结不同籍贯的新加坡华人所发起的汉语拼音化、标准化运动有关。然而部分民众反对，迫使汉语拼音化运动于1987年停

摆。至此，除少数已被拼音化的地名，绝大多数地名最终还是回到了方言。

其他站名百花齐放

新加坡地铁站名还隐约可见阿拉伯语（3站，如Aljunied）、印尼语（2站，如Bugis）、印地语（1站，即Dhoby Ghaut）等非官方语言。其中，阿拉伯语站名和印尼语站名显示伊斯兰文化对马来原住民的影响，Dhoby Ghat则与英殖民时期新加坡印裔族群有关。

除了上述单语站名，新加坡地铁还有部分双语混合站名。其中涉及汉语的有3个汉马混合站名（Toa Payoh大巴窑，Tiong Bahru中峇鲁，Lorong Chuan罗弄泉）及1个汉英混合站名（Haw Par Villa虎豹别墅）。混合站名的汉语成分（Toa大，Tiong

塚，Chuan泉，Haw Par虎豹）均为闽方言。

同时，闽语成分多出现在表特征的专名位置，而马来语或英语成分多位于表类型的通名位置（如Payoh沼泽，Lorong巷，Villa别墅等）。

上述风格各异、语种杂糅的地铁站名正如当地美食罗惹（新加坡常见传统水果和蔬菜沙拉盘）一样，由各民族的特色食材混搭而成。

难得的是，各食材的味道并未在相互混合中同化中和、香消味损，而仍能保有各自独一无二的特性。正如罗惹（Rojak）的马来语本意：折中混合、求同存异。求学于此的留学生在这样兼容并包的环境下，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包容感。

（作者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心理系攻读博士，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副教授）



作者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时留影。

作者供图

9月起GRE普通考试时长将缩短

本报电（记者周姝芸）近日，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宣布自2023年9月22日起GRE普通考试时长将缩短至2小时以内，约为现行考试时长的一半。考生现可报名参加2023年9月22日及之后的考试。

据悉，GRE普通考试是包括商学院和法学院在内的全球研究生项目广泛接受的人学考试。GRE普通考试评估申请人在研究生阶段学习中所需的文字推理、数量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能力。此次具体调整包括删除分析性写作部分的“论证分析”（Analyze an Argument）任务；减少数量推理和文字推理部分的题

目数量；取消不计分的加试题。

除上述调整外，考生在考试结束后仅需8-10天便可收到官方成绩报告。

ETS首席执行官阿米特·塞瓦克表示，此次调整旨在为考生提供更好的考试体验，帮助他们节省考试时间，并减少考试可能带来的焦虑和疲劳感。ETS将不断创新测评产品，维持考试严谨、有效的同时提升考生体验。



留学服务站